

尖塔圓頂下的臺中——

穆斯林在臺灣之處境探究以臺中清真寺的穆斯林為例

目錄

壹、	前言	1
貳、	伊斯蘭在臺歷史、近況	1
參、	臺中清真寺實錄	2
肆、	訪問概況	3
伍、	在臺穆斯林的自我宗教意識	
	（一）頭巾穿戴與女權意識	4
	（二）臺籍穆斯林與外籍穆斯林	7
	（三）漢人或穆斯林	8
陸、	穆斯林眼中臺灣民眾對其態度	
	（一）恐怖主義	9
	（二）禮拜與生活	11
柒、	伊斯蘭在臺灣的傳承與凝聚	13
捌、	結論	15
玖、	參考資料	15

壹、前言

近來伊斯蘭國 ISIS 不僅在中東肆虐，製造大量難民，也在歐洲發動恐怖攻擊，使得人心惶惶。雖然打著伊斯蘭的旗幟，號稱是以阿拉之名，但許多學者以及虔誠的穆斯林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 ISIS 這樣的作為劫持了伊斯蘭 (hijacked Islam)，已經完全違背可蘭經的意旨了。

當大批的穆斯林難民逃往歐洲後，當地的居民出現了排外現象，不僅因為瓜分了本國居民的資源，更擔心這些難民可能是恐怖份子所偽裝的。在加拿大，有人在地鐵站噴上了納粹標誌，甚至威脅要殺掉這些外來的穆斯林。這讓人開始憂慮，穆斯林在他鄉是否經常地遭到排擠、歧視，並容易和恐怖份子畫上等號？

臺灣雖然目前未受中東地區戰亂的波及，頂多油價隨之升降，但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伊斯蘭議題依然是我們應該關心的。我國的穆斯林人口並不多（約五萬人），但還是必須給予同樣的尊重。由於筆者住在臺中，而且全臺灣六座清真寺就剛好有一座在這裡，於是基於對於此議題的關切，前往清真寺，並期望能夠透過實際的觀察與深入的訪問，了解穆斯林在臺灣的生活，以及臺灣的環境、人民，對他們的信仰抱持何種態度。

雖然臺灣的文化、宗教相當多元，但對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卻普遍不足，頂多透過教科書的介紹或新聞媒體的專題來認識，僅學得一些毛皮。因此，本篇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兩篇文獻：林長寬的〈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 (Hijrah) 之困境〉、梁紅玉的〈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來了解伊斯蘭教徒在臺灣可能的生活方式以及困境，並透過自身的訪問，再次印證這些議題的意義。

貳、伊斯蘭在臺歷史、近況

根據《中華民國伊斯蘭：當代漢語穆斯林社群發展之解析》(林長寬, 2014) 滇緬一帶的國軍大多為回族或是穆斯林，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將軍及軍事將領馬步芳也是穆斯林，因此在國共內戰之後，他們一同撤退來臺，成了近年來臺灣華人穆斯林的最大宗。除此之外，也有不少來自甘肅、新疆的回教徒，一起來臺灣，前後大約七萬人。這批來臺的教徒幾乎都是公務員或為軍人，大多居住在臺北或高雄，或是在桃園龍岡以眷村的模式定居。這樣的分布也造就了臺灣六座清真寺：臺北清真寺、高雄清真寺、臺北文化清真寺、臺中清真寺、桃園龍岡清真寺、臺南清真寺（依初建時間排序）。

近年，外籍移工大量來臺，其中最多來自印尼，而該國為伊斯蘭教國家，為因應信徒大量增加，民國 102 年在桃園大園又增設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供印尼籍的教徒使用，不僅讓他們能夠一同做禮拜，更是聯絡同鄉感情的場所。而屏東東港，也正在興建一座清真寺，同樣是主要提供印尼移工使用。另外在桃園機場、

高鐵臺中站、臺北火車站，都設有簡易的祈禱室，提供有需要的穆斯林使用。

在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是穆斯林，亦即，這樣的信仰，是靠血統維持下去的，而且信徒人數應該隨著世代而不斷增加。然而，臺灣的狀況卻非如此，我國國民的信徒人數並沒有隨著時間而增加，反而是減少，根據美國國務院在 2006 年的統計，臺籍的穆斯林僅有五萬人左右，中國回教協會也推估，會定期到清真寺參加禮拜的穆斯林，大約只有五千人而已；推估是因為在世俗化下，要維持堅定的信仰需要極高的意志力，是許多人做不到的。除此之外，現在中東國家的恐怖主義往往打著伊斯蘭信仰的名號，讓許多原本就沒有特別虔誠的教徒更加卻步，擔憂被貼上標籤；在種種不利於伊斯蘭教發展的環境下，臺灣籍穆斯林的人數也就漸漸下滑了。

參、 臺中清真寺實錄

由於本研究是以臺中清真寺為例，故在這部分簡介臺中清真寺的相關資訊。儘管臺中清真寺的規模和臺北兩座清真寺比起來較小，但也是五臟俱全的。清真寺中有讓信徒小淨（簡單來說，就是清洗手指至手肘、面、頸、口鼻、用清水抹頭、腳踝以下，每個動作重複三次，並且一定要重右到左）的地方，並且是男女分開，方便他們進入禮拜殿。禮拜殿只有男性和小女生（尚未青春期）可以進入；女性教徒則是在二樓類似觀眾席的位置聽阿訇講誦可蘭經。不過，如果女性剛好遇到經期，雖然可以進入清真寺，但不能和其他人一起聽道。地下室為用餐區，國曆的禮拜五是回曆的禮拜天，是穆斯林來清真寺參與主麻禮拜的日子；在聽道之前，教徒可以先在地下室享用午餐，這也是難得可以食用伊斯蘭食物的時候。

接著，讓我簡略說明實地走訪時的經驗。第一次拜訪臺中清真寺，是在 2016.01.21 週四的下午，空蕩蕩的清真寺有種嚴謹的感覺。進去以後探了很久，才看到一位小男生，原來是副教長保孝濂的兒子。副教長來了以後，透過訪問，更加了解臺中清真寺的運作以及臺灣穆斯林的情況。整個中部六縣市登記的穆斯林家庭約兩百戶（通常伊斯蘭教的傳承是靠血統，只要父母是穆斯林，小孩也會是穆斯林）。教長與副教長的產生是由董事會所認為是否具有講道的能力來指派的。保副教長是泰緬孤軍的後代，在泰國成長，並遠赴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伊斯蘭大學學習教法，而後於 2003 年來臺傳教。

等到隔日週五再次造訪清真寺時，果然熱鬧許多，還沒進去就看見各種膚色的人們以不同的語言交談著，彷彿是萬國博覽會；畢竟伊斯蘭教在全球有 17 億信徒，所以含括的人種也很多。臺中清真寺的外國信徒來自許多的國家，除了中東地區的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外，還有非洲國家的甘比亞、埃及.....另外也不乏印尼的外籍移工，然而他們因為工作關係，禮拜五通常無法來參加主麻禮拜，不過卻也遇見了幾位印尼籍的留學生。

副教長的講道大約在早上 11：50 開始，到 12：30 就差不多結束了。講道期

間，我待在禮拜殿的外頭，和一位高中女穆斯林聊天，因為她剛好經期，所以只能留在外面。主麻禮拜結束後，除了訪問其他教徒、聊天，也和清真寺裡的小朋友一起打躲避球。這裡的小朋友除了漢人以外，也有許多是混血兒或者雙親都是外國籍的，更有一位是原住民孩子。他們之所以居住在臺灣，是因為家長的工作，有些是在企業上班，有些則是在臺灣擔任伊斯蘭教的傳教士或宗教相關工作，有兩位阿富汗籍的兄弟便是如此。這些孩子都很熱情的和我一起打球與互動，並未因我並非信徒而排斥！

肆、 訪問概況

<i>受訪者列表</i>	性別	來臺原因	信教原因	祖籍
副教長	男	傳教	家庭	緬甸生，泰國成長，華裔
印尼留學生 7 人	男	求學	家庭	印尼
印度留學生	男	求學	家庭	印度
副教長夫人	女	婚姻	家庭（回族）	泰國
陸配	女	婚姻	家庭	中國長春
入教者	女	本國籍	受到感召	臺中
高中生	女	外省家庭	家庭	現居新竹，祖籍河北

除了副教長以外，其餘的受訪者都是在主麻日遇到的。最先受訪的是高中生，因為她剛好遇到生理期，不能進去禮拜，所以在外面使用手機，於是筆者便上前訪問，時間大概 30 分鐘。禮拜結束後，教徒們在禮拜殿外面的桌子各自聊天，入教者和陸配也坐在那；不過訪問過程有點坎坷，因為他們似乎希望以後可以先預約，不過還是分享了很多自身的宗教經驗。除此之外，這兩位受訪者感覺有點偏離主題，會開始傳教，但也因為如此，讓我了解更多伊斯蘭教的教義，訪問總共進行 40 分鐘。打球休息時，看到印尼學生們在門口聊天，一問之下他們大部分都會講中文，便進行訪問。本來受訪者說可以去樓下的餐廳訪問，但後來知道只有筆者一人，於是就在清真寺的門口進行。訪問的進行通常是三位學生在回答，他們也會不時翻譯給其他同學聽，綜合所有人的經驗、看法，總共花費約 30 分鐘。在打球時，印度留學生會不時和巴基斯坦混血小朋友講話，因此打完球時便請教他。印度留學生幾乎不會中文，所以用英文進行訪問，但由於對方腔調有點重，所以訪問題目沒有很深入，大約 15 分鐘就結束了。由於在訪問時，看到有位女性在幫副教長的兒子綁鞋帶，因此推測其就是副教長之妻。副教長之妻講話比較有條理，很有耐性地回答問題，他的描述也很深入，訪問大概進行 35 分鐘。

清真寺雖然莊嚴，但並非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在 1 月 21 日初次拜訪時，副教長便主動邀請隔日和其他穆斯林一起用餐，並在禮拜後進行訪問。在那裡，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筆者並非穆斯林（未戴頭巾），但是其他的信徒

並未因此不友善，還是會點頭示好。受訪者在訪問進行時回答都相當積極，除了分享自身經驗以外，也有點在宣揚教義的感覺，似乎期待能有更多的臺灣籍信徒加入他們。

伍、 在臺穆斯林的自我宗教意識

臺灣畢竟不是一個傳統的回教國家，所依循的法律和伊斯蘭教法也大相逕庭，因此教徒在兩者間的折衷與拿捏，有時則成為他們能否順利融入社會的關鍵。除此之外，由於臺灣有許多外國籍的穆斯林，他們的文化不僅和整個臺灣大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和同為信徒的教友也存在認知上的不同；兩者彼此間的互動成為有趣的觀察點。以下，筆者將就三個面向來了解這些在臺灣的穆斯林如何定位自己。

(一) 頭巾穿戴與女權意識

根據可蘭經的教義，女性的頭髮屬於羞體，除了家人以外，不能讓其他的男性看到，因此在外出時需要穿戴頭巾；至於臉部是否需要一併遮住，則視不同教派而定，經文中並未強制規定，但在伊斯蘭社會，這是一個受讚揚的穿著。根據副教長的說法，包頭巾是造物主的規定，為的是保護女性，不要引來男性的注目，或是一些麻煩。除此之外，衣著也強調寬鬆，不要讓曲線畢露，不單單只是因為羞體規範的問題，也是自我保護的方法。

在《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一文，作者將戴頭巾套用到布洛迪厄所提出的「慣習」(habitus) 概念中，認為是因為受到正面的鼓舞而更加堅定的習慣，這種持續性的作為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會多加思索。在臺灣，最容易識別穆斯林的方法，就是藉由女性的頭巾來認定。然而，現今許多人對伊斯蘭教貼上負面的標籤，造成年輕一輩對教義無透徹了解的信徒們選擇除了到清真寺以外，都不包頭巾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布洛迪厄的慣習理論似乎不甚適用：這些年輕穆斯林明白包頭巾的重要性，但在世俗化之下，還是會選擇不去配戴，似乎那些包頭巾所受到的正面嘉許並未成為繼續穿頭巾的動力。

高中生：現在不是有甚麼恐怖組織嗎，ISIS 那個。其實也會怕就是別人對你有異樣的眼光。就會想說你怎麼信這個宗教，然後是不是你也跟他們一樣，就是有那樣的心理。(訪者：那你知道為什麼女生要包頭巾嗎?) 也不知道，就教義吧，教義。

陸配：對於我來講沒有那種習慣，因為我只有來寺裡的話會戴頭巾，那平時在外面的話我沒有，因為臺灣還不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所以說你會戴頭巾多少會有一點異樣的眼光，對於我來講。

在訪問的四位女性穆斯林中，只有入教的那一位以及副教長的妻子出門

一定會包頭巾。對於受訪的高中生，全校只有她和姐姐是穆斯林，如果包頭巾，會特別引人注目，甚至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因此選擇放棄；但她認為自己並不因此而不虔誠，只是做了不一樣的選擇而已。入教者的案例比較有趣，她現年 62 歲，終其一生在尋找對的宗教，原本打算出家了，但卻受到阿拉的感召而成為穆斯林。或許因為這個宗教是自己選擇的，因此有更高的虔誠度，對於教義非常遵從。至於副教長的妻子，其本身為回族，又曾在清邁上過宗教學校，因此對可蘭經的指示非常堅定，出門在外必定包頭巾。

信徒對於在何處應該包頭巾有自己的一套規則，對於平時外出不包頭巾的女性穆斯林而言，是因為環境並未給予足夠的安全感，讓他們大膽展現自己和大多數人在宗教上的差異。以能動性（agency）的角度去解釋，可以發現女性穆斯林對於這樣的教義還是有一定的決定權，在不同的場域中會用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套規範。無論如何，當他們來到清真寺時是一定會戴頭巾的，這除了是因為清真寺是伊斯蘭的重要場所以外，這樣的環境給予的歸屬感也會讓他們勇敢展現自我。

近來有許多人開始抨擊伊斯蘭國家對女性權力的剝奪，例如在沙烏地阿拉伯禁止女性開車，或是小女生被迫嫁給大叔，一旦逃婚，甚至被家族處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也為女性教育權而奮鬥，希望當年塔利班對阿富汗的迫害可以不要再次重演。現在女權運動越來越盛行，勢必衝擊到伊斯蘭的傳統性，新一代的穆斯林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改變以及宗教價值，非常耐人尋味。

副教長：你覺得男生的身體狀況跟女生完全一樣嗎？伊斯蘭教強調的是甚麼，是公平，不是平等。一天到晚強調平等的話就不可能公平啊！男生做的每一件事你要女生來做，可以嗎？不行啊！女生說我要生小孩，你要男生一起跟著生。造物主造化人類本來就分男生做的是甚麼，女生做甚麼。男生他本來身體就比較強壯，他就是要到外面奮鬥那個責任；女生就她心理比較柔軟比較有愛心，在家照顧小孩照顧家庭對她是最適合的。當然我們沒有禁止女生出去外面上班啦，賺錢工作，允許，但是不可以一個在很多男生會在一起的地方，是為了保護她的安全，不是為了壓迫。（訪者：但是像在沙烏地阿拉伯不是禁止女生開車嗎？那是為什麼要這麼做？）那就是讓女生一個人開車怕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根據副教長的解釋，可以理解可蘭經的教義是要保護在生理上處於弱勢的女性，避免她們受欺負。然而，在現代的環境中，女性所受的教育越來越多，也懂得如何保護自己，不再輕易地受到男性的拘束；因此這樣的解釋在現在開放的世界似乎有些牽強。但是不可否認地，可蘭經的規範是立意良善的，考慮到兩性間的差異而做出不同的規範。至於副教長所說女性的內心柔

軟有愛，就顯得過於侷限在刻板印象內，不太符合時代下的女性特質。

入教者：阿拉在造人的時候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樣的，男生就是強壯，就是優勢，養家活口啊，那女生就是在家照顧小孩子，這樣分別的；那現在已經看不到這樣了，很少，其實是不對的。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剝奪女生的權利，但其實是保護她。女人如果你單獨開車在外面，你發生了甚麼事情，你的安全問題就受到威脅。還有女人單獨在外面是危險，不安全的。然後為什麼要穿成那樣子，就是保護自己，衣服是遮羞；現在人穿到那樣子，然後還不准人家來侵犯她，是不可能的。因為你穿那樣挑釁他了，然後男人基本的生理構造就是那樣子，這就是現在社會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就是受西方影響了，本來中國文化不是這樣的。（訪者：那您平常外出也有男性陪同嗎？）沒有啊！因為我們不是在那個國家，那個國家有那個國家的伊斯蘭律法，我們臺灣沒有啊！臺灣沒有也就不需要啊！（陸配：就像有人吃素，沒有人強迫他吃素，他吃是因為他心甘情願。那像沙烏地那些女人，他們包頭巾包的緊緊的，那也是他們心甘情願的。）阿在他們國家，你沒有包就出來，或是單獨出來，這就是犯到律法；他們心甘情願地去尊重那個律法。他們那邊的女人，如果沒有這樣，人家不要愛他ㄟ！

副教長夫人：其實啊，他們那邊不讓女人開車，但是不代表不讓女人去哪裡，女人還是可以去，但是有男人幫她開車。我的看法啦，我不會覺得這個不自由，因為你如果說你不自由是你整天在家裡不能出去，但是你還是可以出去啊！（訪者：那如果沒有男人怎麼辦？）就不能出去啊！好，那我問你，今天你一個人出去或你今天有一個男人跟你出去，然後可以隨時都保護你，你要選哪一個？（訪者：有人保護我。）對啊！這是他們按照可蘭經裡面就是女人要出門就是要有男生陪同，尤其是出遠門。然後他們那邊就沙烏地阿拉伯，他們女生都不用出去啊，就是有甚麼今天要煮甚麼差甚麼材料啊，就一通電話回來就有，你也不用曬太陽熱得要命，就在家就好。那是我先生之前去沙烏地阿拉伯說的。

穆斯林女性對於教法規定外出須有男性陪同的看法非常正面，認為這是保護女性最好的做法。就他們的認知中，女性依然處於極劣勢，在缺乏男性的情況下很容易遭遇危險。不過，在受訪者的回答中也看到了矛盾：入教者一方面認為如果臺灣能夠規範女性出門要有男性陪同那是最好的狀況，卻又提到那是因為伊斯蘭中土國家的律法有規定，所以才必須這麼做，我國沒有，也就不需要了。這樣兩個立論的衝突在於如果真的是對女性有利的，那為何一定要有法律規範才要這樣做呢？因此我認為受訪者的回答不夠有說服力。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穆斯林即便說法矛盾，但他們依然很努力的

為自己的信仰解釋，畢竟臺灣並非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所以這些教徒在維護自身的宗教格外辛苦，才會盡力維護自己的身分、立場。

（二）臺籍穆斯林與外籍穆斯林

近來隨著開放外籍移工來臺，我國穆斯林的人數大幅增加，大多來自印尼、泰國、及菲律賓。這些外籍穆斯林對教義的重視與臺籍教徒相較之下是非常虔誠的，在生活習慣方面與大多數的臺灣穆斯林有些差異。林長寬在其論述中提到了「大中國沙文主義」，意即雖然同樣都是信奉阿拉，但是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認為對方是蠻夷，加上這些外籍移工從事多為社會階層較低的工作，因此也很難獲得臺灣穆斯林的認同。除了外籍移工以外，另一部分的在臺外籍穆斯林是從事宗教工作的，像是從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傳統的回教國家。他們來臺灣擔任阿訇的職位，填補本國籍的不足。有別於東南亞的移工，這些外籍宗教工作者在臺灣的伊斯蘭社群是受到尊重的，因為他們多少代表了信仰的中心，也是知識的來源；漢人社會多是尊崇學術的，也就是為何同樣為外國籍，受到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的原因。

訪問當天，受訪高中生向我介紹一位甘比亞的朋友，他們是在清真寺認識的，雙方有彼此的 Facebook 帳號，算是熟悉。不過，那位甘比亞男性穆斯林的中文沒有很好，受訪者的英文也不流利，所以他們的溝通常常都是誤打誤撞。除了甘比亞的教友以外，受訪者表示幾乎不認識其他外籍穆斯林，因為最大宗的印尼移工穆斯林並不會講中文，英文也只會一點點，沒有辦法溝通，也就少有交流了。而陸配以及入教者，也不大認識其他外籍的穆斯林，教徒朋友仍然以華人為主。理論上，為了讀懂可蘭經，伊斯蘭教徒會學習阿拉伯文，不過因為臺灣教授阿拉伯文的地方不多，即便清真寺有教基本的語言，但對多數人而言，時間、距離都是問題，所以本國籍的穆斯林也很難藉由阿拉伯文和外國教徒溝通。

受訪的一群印尼學生雖然中文挺流利的，但通常都是和家鄉的人一起去清真寺禮拜，即使遇到臺灣籍的穆斯林，也幾乎不會有交流。這些印尼的學生來自中南部各校，包括中興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首府大學、逢甲大學.....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群體，不會特別想加入臺灣伊斯蘭教的社群。另外一位受訪的印度學生幾乎不會說中文，英文普普通通，就訪問的結果以及觀察，他並不會和臺灣的教徒互動，但會和中東的一些穆斯林聊天，也和他們的小孩玩在一起。該印度人會說阿拉伯文，所以和回教國家的教徒和小朋友溝通沒有障礙，但卻不會理臺灣穆斯林小朋友，因為在語言上有隔閡。

副教長夫人：你說在臺灣出生的穆斯林和外來的穆斯林對不對，一定會有差。因為可能差就差在文化的不同，還有習俗的不同。如果他們在臺灣長大，他們多

多少少會受到臺灣的那個(訪者:世俗化)對,就是漢人的那個一些習俗啊,就會有影響到。(訪者:那這樣會有隔閡嗎?)我們,雖然有時候習俗不太一樣,啊但是都是信阿拉嘛,就是信主獨一,所以也不會啦!

就訪問結果而言,外籍穆斯林會有自己的圈子,正如同臺灣籍的穆斯林也不大會認識外國籍的教徒。訪問當時,可以看到副教長夫人與印尼籍的女穆斯林互動,也和其他外國籍的教徒有互動;不過推測可能是因為其身分特殊,是副教長的妻子,多少在女性穆斯林中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解釋為個別案例。雖然林長寬的論述提到臺籍與外籍的穆斯林少有互動是因為對教義的闡釋有些許差異,又大中國沙文主義作祟;不過這些在訪談及觀察中難以察覺。歸類受訪者的經驗,他們大多因為語言的關係而不會認識其他國籍的穆斯林,也因為有自己同籍的信徒友人,所以就沒有和他國教徒互動的動機。

(三) 漢人或穆斯林

傳統漢人接受的孔孟思想,在外國人眼中,常被稱作「儒教」,他們不只將其視為一種學術門派,甚至是一種信仰。華人穆斯林,一方面從小在儒家思想的薰陶下成長,一方面卻也接受穆斯林的生活教育,像是禁止偶像崇拜。如此接受到兩方面的文化教養,除了相互融合以外,勢必也有衝擊產生。傳統華人社會教導要敬愛父母,掃墓祭祖更是不可少的儀式;然而伊斯蘭的教義卻是禁止偶像崇拜的,所以兩者間的衝突也就顯而易見了。在訪問過程中,筆者便是透過了解受訪者的過節習慣,來探究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高中生:漢人和穆斯林比起來喔,當然是偏向穆斯林啊!(訪者:那如果說中秋節那些的呢?)我們不會烤肉。(訪者:那粽子呢?)吃素的吧,就吃素粽。(那如果過年除夕呢?)會,還是會有啊!但是我們是,人家是有排骨、什麼豬腳那些,我們是沒有,就類似羊排那種。

入教者:(訪者:端午節吃粽子,中秋節吃月餅嗎?)會吃,都會吃。原則是說因為家庭還是非穆斯林嘛,所以還是會跟他們一樣,但是我原則是拜過的東西我不吃,這個是他們知道的,那你可以說成伊斯蘭的文化.....但就是你說的,漢人嘛,你原來就是一個漢人,不可能變成不是漢人(訪者:所以您還是會保留一些漢文化的傳統?)他也不是保留,他是一個自然的,自然的一個東西,因為你根深蒂固了嘛,你不可能說一夕之間都不見嘛,不可能的!只是說知道不同在哪,我不拿香,也不拜拜了。(訪者:那對祖先呢,清明掃墓也不會去嗎?)也不會!(訪者:所以說這些祭祖的工作就由小朋友來做?)其實我鼓勵他們也不要做啦!因為阿

拉告訴我們祭祖算一種崇拜，那為什麼要崇拜？我們都是阿拉創造出來的，只是藉由他（父母）的身體來到這個世界，靈魂是阿拉給的，所以是不需要的.....

副教長夫人，可以說是回族，但也算是漢人，但是他們並非在臺灣成長，所受到的伊斯蘭教育和本土臺灣籍穆斯林相比非常的完整，所以在節慶方面，從小就是慶祝回曆年，對於其他華人節慶感觸並不深。以臺灣籍穆斯林來說，兩位受訪者都會過傳統的中華節日，例如端午節、中秋節。就入教者而言，人生的大半輩子都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方式，要因為加入一個不一樣的宗教而徹底根除對這些節慶的嚮往，似乎有點困難；不過對於清明節這樣和可蘭經教義相悖的祭儀，選擇不去從事，可以看出受訪者還是盡量以宗教為主，不去違反規定。至於高中生，雖然整個家族都是穆斯林，但是依然會有除夕的習慣，也會過其他華人傳統節慶。他對自己的認同雖然偏向穆斯林，但仍保有漢人文化，並在其中找到折衷的生活方式。

陸、 穆斯林眼中臺灣民眾對其態度

穆斯林在臺灣的宗教人口中算是少數，雖然男性在平常的穿著不易識別，但女性如果戴上頭巾，就非常具有象徵性了。近來恐怖主義盛行，許多都打著伊斯蘭教的名號，不懂分辨的民眾，容易有錯誤的聯想，使得穆斯林很受傷。除此之外，伊斯蘭教徒每日的五功以及對飲食的習慣，也容易使其他宗教的人以異樣眼光看待。因此，這部分筆者將透過訪問關於他們與其他臺灣民眾的日常互動，了解穆斯林如何看待臺灣民眾對他們的態度。

（一）恐怖主義

眾所皆知的是，臺灣的媒體有些不夠國際化，報導的新聞常常侷限在這個蕞爾小島，畫地自限，沒辦法和世界接軌。對於最近的 ISIS，大量難民潮擁進歐洲，身在臺灣的我們，雖然沒有和他們直接接觸，但多少也耳聞，不過，這些消息是否夠全面，沒有偏頗，就不得而知了。在多數人對穆斯林僅有片面的理解再加上恐怖攻擊的負面形象，筆者在這個部分所探問的是，在臺灣的穆斯林是否曾經遭到不友善的態度，而這些是否與穆斯林容易被連結至恐怖份子的形象有所關聯？

副教長：ISIS 說是伊斯蘭，但是完全不是伊斯蘭，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穆斯林接受，任何一個穆斯林國家的學者也不會接受認同他的做法，他根本不是伊斯蘭教法允許的.....（訪者：那您覺您在臺灣有因為穆斯林的身分被其他人用不一

樣的眼光看待嗎？）那個就要看人了，有國際觀的、到過國外或者是知識份子，就是不會啦，我碰到的，有學問的人不會有這種看法，他們都會了解。

入教者：臺灣是一個信仰多元的地方，啊臺灣人對自己的信仰虔誠，所以他會感覺到別人的信仰跟他的一樣，是很崇高的，會去尊重。我從入教那天就戴頭巾，我戴頭巾的目的是希望人家來問我，因為以前沒有人戴頭巾給我問，啊也沒遇過那些問問題的啦！（陸配：臺灣人很友善。）

副教長和入教者都認為我國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的，不太會主動對於不同的宗教表示不友善的態度。同時，他們都指出，會盲目相信穆斯林就是恐怖份子的民眾通常都沒有很多的知識背景；其餘的多數人會經過思考，不會不理性地問出令人尷尬的問題。

高中生：剛我去買飲料的時候啊，就一大堆人在看我啊，就看我戴這個甚麼東西。嘖，就覺得還滿不被尊重的！為什麼人家會一直看我，就覺得好像用異樣的眼光那種，不舒服。有啊！但是我覺得他們想也是正常，為什麼這個人會包頭巾這樣.....現在不是有甚麼恐怖組織嗎，ISIS 那個。其實也會怕就是別人對你有異樣的眼光。就會想說你怎麼信這個宗教，然後是不是你也跟他們一樣，就是有那樣的心理。

印尼留學生：像我們在印尼，聽說華人，我也會問這個東西，就是聽到說華人你們會吃人肉啊，甚麼的。是嘛，以前是有嘛。但是我們會想，全部的華人是這樣嗎？結果越來越認識你們，就也不是嘛。像我們也是這樣，很多穆斯林你說會殺人，但是你越來越認識我們，結果你會發現，不是每個都這樣.....啊如果說是被和那些 terrorists 連結起來（問其他同伴），大部分沒有啦，很少。

副教長夫人：小朋友在學校，因為應該是媒體的關係，他就會報一些甚麼恐怖份子之類的，那朋友之間，小朋友就不懂，因為他知道我小孩子是嘛，他就會入你們穆斯林怎樣怎樣，小朋友他就會好奇；啊老師是還好，因為他已經會分辨是非，啊小朋友他不會啊，就會好奇在那邊怎麼樣，啊你伊斯蘭是真正是恐怖分子嗎，就問他，小朋友就會回來問我們。他不會被排斥，但是會因為同學的好奇，然後有問他一些問題這樣子.....

（訪者：那您自己這部分有遇過嗎？）我覺得要看人，因為比較理性的臺灣人也很多，然後不講理的也是有。有些臺灣人他吸收西方國家的新聞，他看到新聞馬上就不分是非的接受，不會再去研究。有一次我去郵局嘛，他就說你是穆斯林嗎，我說對啊！（他說）那穆斯林是不是信奉伊斯蘭教，我

說對啊。(他說) 信奉阿拉嗎,(我說) 對啊。(他說) 那你們跟 ISIS 一國的囉! 我也沒有怪那個問我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是不懂.....

藉由受訪者的回答, 可以看出還是有許多穆斯林遇到不友善的態度,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用言語表達, 但是往往一個眼神, 都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 似乎自己是異類。雖然他們認為臺灣人算是友善, 但是對於在公共場合(不含清真寺) 包頭巾這件事, 仍然感到不自在。誠如印尼留學生所說, 常常這些誤解都來自於對彼此的瞭解不透徹, 只從片面的消息來源去認識其他事物。副教長夫人也提到, 大部分的老闆對於包頭巾上班還是不太能接受, 這也使得女性穆斯林有些困擾。從小朋友的提問也可以看出, 如果家長沒有給予他們正確的觀念, 可能誤會就一直存在著, 若不是他們主動提出, 可能偏見會根深蒂固直到長大成人。這不僅會是個人的問題, 更可能會對整個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甚至創造出另一批盲目仇視的激進分子。

臺灣有越來越多學生走入國際, 看到這個世界的遼闊, 不過, 進入的卻往往是西方文明。回想看新聞時, 國際新聞的來源大多是路透社、法新社、CNN, 這些媒體的觀點大多是以基督宗教出發, 看事情的角度也可能不夠全面。以他們的觀點來說, 或許伊斯蘭教是敵對, 但卻不應該以偏概全的論定穆斯林都是邪惡的。我們必須要多接觸其他立場的媒體, 例如半島電視台, 再透過判斷來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要盲目地接受資訊, 亂貼標籤。

印度籍和印尼籍的留學生們都表示, 他們的同學大多知道自己穆斯林的身分, 因為少接觸, 也會好奇的詢問一些問題。臺灣的同學了解他們需要每日五次禮拜, 也知道穆斯林不能飲酒, 所以並不太會一起出去玩, 但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學生會比較常聚在一起。

入教者很驕傲地表示, 希望別人藉由因為她戴頭巾而來問問題, 就如同《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中的描述一般, 如此方便他人識別自己的宗教, 不僅是一種信仰的表達, 更讓他人給予應有的尊重, 畢竟每種宗教的禁忌不同, 可以主動避免他人的冒犯。

(二) 禮拜與生活

就如同基督徒在用餐前會禱告、臺灣傳統信仰每天都會在祖先牌位上香, 穆斯林則是每天五次的禮拜, 分別為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宵禮, 平均在一天之中。這些時候, 是教徒向阿拉懺悔, 也確保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不被世俗誘惑, 同時紀念阿拉的偉大, 是淨化心靈的時機。在回教國家, 大家的作息圍繞著伊斯蘭律法, 五次的禮拜時間幾乎都能準時; 在臺灣, 他們畢竟是少數, 難以特別配合, 這些教徒是如何調整的呢?

高中生：其實在學校是沒辦法（禮拜）的，對啊。（訪者：那在家呢？）家裡很亂，哈哈！通常還是來寺裏面，平常就還好。

印尼留學生：還是可以朝拜，因為我們是有設定五個時段，你這一個時段不能卡到另外一個時段做禮拜。（訪者：所以你們可以上課上到一半做禮拜？）可以，可以跟老師講。我們一開始就會跟老師說我們是穆斯林，然後有甚麼需要這樣，他們會了解。（訪者：所以會隨身帶祈禱墊嗎？）有啊，我有帶。在學校的話因為也有一個清真寺，小小的，沒有那麼大，就是一個教室而已，沒有人用，就自己處理，當那個清真寺，所以也可以不用帶來帶去。但是如果出去怕比較遠的話會來不及，就會帶。

對於受訪高中生沒有每天固定的五次朝拜，除了社會因素以外，推測和個人習慣也有關係，因為即使在家裡，她也沒有這麼做。覺得挺欣慰的是，印尼學生們的老師對於他們需要在課堂中暫時離開進行禮拜，可以接受，對於不一樣的宗教文化很寬容；但也有可能教授根本不太注意學生的行為，所以也沒有特別管束吧！

副教長表示，五次禮拜的時間即使沒有趕上，只要有做齊就可以了，重要的是那份心意。除此之外，禮拜的地點最重要的就是乾淨，找一塊乾淨的地方，可以是停車場、公園，有沒有鋪祈禱墊不是最重要的，那只是為了確保地點的乾淨而已。副教長夫人也說，如果在上班，就自己找個整潔的地方禱告，禮拜只需要短短不到五分鐘，就看有沒有心而已；少聊天、泡茶，就有時間可以禮拜了，其實不會耽誤到。

近年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來到臺灣，為了配合他們的需要，許多車站都設有祈禱室，方便他們在五次禮拜時使用。這樣的政策出於善意，但是是否真的讓多數的教徒知道這個訊息？根據訪問，還是有挺多穆斯林不知道這些設施。入教者說他到今天才知道，不過對於這樣的設置感到很高興，代表政府有看到他們的需求，要走向國際化，這是必須的。副教長的妻子本來就知道烏日高鐵站和中正機場有祈禱室，但沒有使用過；他說不管這些設備是因為政治考量或是其他因素，但至少給了很多穆斯林方便，讓他們在通勤時可以有一個適合的地方禮拜。訪談印尼的留學生時，他們很興奮的說有用過中正機場的祈禱室，而且不會太過簡陋，符合他們的需求，已經足夠了。至於高鐵站的祈禱室，因為就住附近，所以需要不大。這些都顯示了，有越來越多人看到了少數宗教族群的需求，也願意為他們努力，但是如果可以有更多的宣傳，那份美意就能傳到更多穆斯林的心中了！

由於回教徒的飲食習慣和漢人有很大的差異，近年來，中國回教協會積極推動國內的「清真認證」，讓穆斯林知道可以在哪些餐廳是可以毫無顧忌的用餐。就印尼和印度的留學生而言，最大的不方便是在飲食方面。除了不

能吃豬肉以外，其他的牲畜也必須是在宰殺時念過經文的才能食用；當然，這類的肉品在臺灣比較難取得，所以有時只好就算了。除此之外，穆斯林的餐具也不能接觸到豬肉、豬油、血，這些不潔的東西。印尼的留學生在在用餐前一定會詢問店家餐具是否乾淨，但也常遭到懷疑的眼光，覺得他們怪怪的。他們說，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如果外食，乾脆吃素，肉類自己回家烹調。然而，如果有了更普遍的清真認證，穆斯林在外用餐就能更自在方便了。

柒、 伊斯蘭在臺灣的傳承與凝聚

臺灣的穆斯林人口為數極少，又分散臺灣各地，雖然隨著交通、網路日益便捷，他們可以有更多方式聯絡彼此，但終究不像我國的民間信仰一樣，有許多的機會可以將教徒們群聚在一起。除此之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世俗化的速度超乎想像的快，如何在這樣繁忙又雜亂的社會中維持自己與下一代的信仰，成為現在臺灣籍穆斯林需要努力的方向。

就〈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Hijrah）之困境〉所述，現在的漢語穆斯林不再如過去的回民或是伊斯蘭中土地區的伊斯蘭教徒一般，依循著祖先那樣的生活傳統。畢竟伊斯蘭教的體現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少了這些，大多數臺灣籍穆斯林是將伊斯蘭教置於私人領域中實踐，就像信仰基督宗教的漢人一般。或許是因為臺灣並非伊斯蘭國家，所以教法也不具拘束力，沒有所謂的宗教法庭，並非公法而成為私法，所以信徒也就不會很謹慎的看重可蘭經的規範。就如同受訪學生所言，在臺灣的感受並不會很深，但是其他國家就會更嚴謹地看待這些教法，這就是因為缺乏強制力的因素。

其實世俗化對伊斯蘭教的衝擊不僅發生在臺灣，就連最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沙烏地阿拉伯的已故阿布杜拉國王在過世前曾推動一系列提升女性教育、工作權利的政策，甚至開始任命女性為皇家諮議會代表；這些改變讓許多女性歡欣鼓舞，但不少保守的男女卻覺得無所適從。第 171 期（2016 年 2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專題《面紗下的沙烏地女性》提到，該國的女性之所以堅持穿阿巴雅（該國女性的外衣）大多是因為社會壓力、宗教熱忱、對部族的忠誠、沙烏地阿拉伯文化最重視的體統、以及自己的名譽。在臺灣，這些傳統並不存在，社會通常難以識別誰是穆斯林，所以也無從，更不需要去譴責任何人。若是以維持女性的名譽來說，年輕一代的穆斯林女性對於男女分際的拿捏，也隨著整個大環境的改變而不再那麼拘束。

訪者：那這樣在學校有時候活動甚麼不是會牽到男生的手嗎，這樣可以嗎？

高中生：你是說玩活動之類的喔，還是可以啊，就牽一下，沒甚麼。平常還是會大家玩在一起，也是會碰到啊，就不要太過火就可以了。

在伊斯蘭中土，許多學校都是男女分校，有些大學甚至會因為授課教授是男性而讓女學生用視訊上課，兩性之間的分界十分清楚，在工作場所亦是如此，不過許多當地女性覺得這樣才自在，對於開放兩性共事反而覺得緊張。在臺灣，現在的教育強調的是男女學生之間藉由彼此相處了解差異，才能相互尊重，在這樣的環境中，穆斯林學生對於可蘭經中的規範也就不那麼重視，有了新的價值判斷。

伊斯蘭教在臺灣的發展，缺乏強而有力的信仰中心，雖然有中國回教協會的努力，但凝聚力卻不似民間信仰那般強烈。早期臺灣的聚落，通常是圍繞著信仰中心——廟宇而發展出了市場、學校；這樣的情境也同樣適用於伊斯蘭的清真寺。而在臺灣，卻不是如此。林長寬在文獻中提到，北京有所謂的「牛街」、「穆斯林街」，緊鄰著清真寺，是當地教徒情感聯繫的場所；在臺灣的穆斯林卻因為投入不同的工作，分居各地，除了少數老一輩仍然同居眷村而較常有聯繫以外，通常除非主麻日到清真寺禮拜，否則少有接觸。不過眷村所在地也並非清真寺附近，也非以宗教為基礎而建設的，所以和中國、回教國家的群落仍然有差異。副教長和他的妻子因為方便在清真寺工作，因此居住的地方就在附近。入教者和陸配都並非住在清真寺附近，甚至有些距離，可以說地緣情感薄弱。

受訪的高中生所認識的穆斯林朋友很少，在新竹，除了母親的幾位朋友也是穆斯林以外，幾乎都是其他宗教的。之所以會來臺中的清真寺，是因為當初父親過世時放在這裡的冰櫃，雖然龍岡清真寺比較近，但是因為櫃位太少，所以放臺中。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才認識比較多臺中的教徒，甚至和一些外國籍的穆斯林也有接觸。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因為課業繁重或其他因素無法到龍岡清真寺或臺中清真寺，受訪高中生就少有機會和其他穆斯林一同禮拜、分享信仰。

臺灣各縣市幾乎都有基督宗教所創立的中等學校，甚至大學。在伊斯蘭中土，也有許多的宗教學校，或是讓穆斯林進修教義的伊斯蘭大學。然而在臺灣，卻沒有成立類似的中等學校，穆斯林家長要讓小孩了解教義，需要靠家庭教育，或者常跑清真寺。可惜的是，現在的社會升學主義當道，有些家長只好放棄長途奔波來回清真寺。

可蘭經是以阿拉伯文書寫，雖然有各種語言的譯本，但最理想的狀況是能夠讀懂原文，副教長表示，如此才能看到可蘭經文字的甜美。在臺灣教授阿拉伯文的地方甚少，清真寺幾乎都有開設基礎的阿拉伯文班，教導穆斯林小朋友基本的拼音，期待他們能夠靠自己閱讀可蘭經。不過就如同上述，路途遙遠，並非對所有教徒而言都可行。在訪問副教長夫人時，她極無奈的表示，也很希望可以在我國成立伊斯蘭宗教學校，讓孩子學習到最完整的教義。同時，她非常擔心，小朋友到了叛逆期時，會開始不接受自己的信仰，想和其他人一樣，因此現在盡一切的可能都要保住他們！

讓筆者感觸最深的情況是在打球時發生：一個混血的小男生在打球的過程中的很活潑，也會和我開玩笑，但到一半時，他突然很嚴肅卻又害羞的說：「我可以問你一個可能不禮貌的問題嗎？」唐突的話讓我緊張了一下，想說究竟怎麼回事，但還是答應了。小男生用無比誠懇的語氣跟說：「你有任何宗教嗎？如果沒有的話，你加入我們好不好？拜託拜託！」突然之間，我發現信仰似乎已經深植在他的內心，也有了歸屬感，期待有更多人可以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我想，就某部分而言，這樣的信仰傳承是成功的吧！

捌、 結論

這次的研究，最大的缺陷在於樣本數不足，且無法代表全臺灣穆斯林的年齡、職業、性別，原本預計到臺中第一廣場訪問印尼移工，了解他們的認知是否和留學生有所差異，擴大樣本的可信度，不過他們幾乎都不會說中文，只好暫緩。在未來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有更全面，涵蓋更廣的樣本訪問。除此之外，應該更深入研讀可蘭經教義，讓在研究時有更多的切入點能進行討論。

世俗化的臺灣，對保守的伊斯蘭教徒衝擊很大，他們努力在兩者中找到平衡，維持對教義的堅持，卻也期待在現代化的社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一直以來，我們以「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而驕傲著，因此應該展現更寬闊的胸襟，接受和大眾文化不一樣的信仰。資訊爆炸的時代，並非所有的訊息都是對的，身為聰明的閱聽人，應該了解各種角度的觀點，不要一味的接受。文化的多元，是我們的財富，更容易和世界接軌；沒有任何一個信仰是最純正、高尚的，穆斯林對部分教義的堅持，或許不容易理解，但這是他們的傳統，必須要給予尊重。

沙烏地阿拉伯皇室顧問哈南·艾爾阿瑪迪說：「我們經歷了巨大的改變，但我們必須能夠在逐漸創造改變的同時，保持我們的身分認同。」透過這次的訪問，看到臺中穆斯林的信仰情況，他們的生活同樣在經歷改變，但卻也努力維持著對傳統的堅定，並且渴望下一代能繼續傳承。這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改變。改信伊斯蘭教，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太可能，除非真正了解教義，否則沒有必要；我們能做的，就是多了解，給予尊重，讓他們能夠因信仰，更驕傲的生活在臺灣！

玖、 參考資料

- 梁紅玉（2013），〈Hijab 下的身體經驗——臺灣穆斯林婦女案例描述〉，《新世紀宗教研究》，12：1，頁 119-154。
- 林長寬（2013），〈臺灣伊斯蘭何去何從：現代漢語穆斯林遷徙（Hijrah）之困境〉，《新世紀宗教研究》，12：1，頁 1-54。

林長寬 (2014), 〈中華民國伊斯蘭：當代漢語穆斯林社群發展之解析〉, 《文化越界》, 11, 頁 113-150。

鄭月裡 (2008), 〈馬華穆斯林相關研究述評〉, 《政大民族學報》, 27, 頁 109-155。

徐峰堯 (2007), 〈印尼客工之宗教認同—以台北文化清真寺之印尼客工為例〉

趙恩潔 (2014), 〈The-Truth-About-Islam.Com: Ordinary Theories of racism and Cyber Islamphobia〉, 《Critical Sociology》。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12/islam-taiwan-lost-tradition-2014123173558796270.html>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1582>

<http://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96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C%8A%E6%96%AF%E8%98%AD%E6%95%99>